



西原全集卷十

毫郡薛 蕙君采甫著

溫陵何喬遠稚孝甫

閱

武林洪瞻祖詒孫甫

孫薛邦瑞伯翥甫訂

書

荅王浚川

鄉者王揮使來獲奉教劄甚慰復承示所著慎言

二冊伏讀累日不勝欣服如吾先生獨智自得究
天人之際立言明道擴聖賢之指當今之世一二
人而已生卒日億料之言於高論頗多闇合竊自
幸其所見略同也然有不同者願在於一二節目
處不敢不盡言以就正况先生命之使言乎伏觀
所著書前二卷其於性與天道詳矣然其要歸大
槩以氣為理以生為性此於愚見不能無疑者也
竊惟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而孟子則往往道性

善夫孔子罕言者非不欲言也以學者之未可與
言也孟子之亟言者不得已而言也懼性學之將
亡傳也及孟子之後其傳竟絕者千有餘歲至宋
二程子始能推明孔孟之論然後性與天道之說
復聞於世故世儒之言理者皆宗之如吾先生蓋
亦宗程子之學而有得焉者也今者之論殆與程
子之論不合矣古之君子其論議固不能盡同至
於大本大宗則不可不同耳程子曰陰陽者氣也

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以氣為理也夫氣化終古
 不忒其宰之者理也以氣為理不唯二本而無別
 氣有駁雜理亦從而駁雜矣理有駁雜豈足以為
 萬化之根抵乎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
 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論
 未嘗以生為性也程子生之謂性一條今人多錯會望再詳之人生氣
 稟有善有惡天命之性則有善而無惡以生為性
 則人性之惡果天命之惡乎夫天命有惡何以命

有德而討有罪君子過惡揚善亦非所以順天休
 命也復有一段謂大學心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
 則大公至正而無偏倚可謂之中疑中庸未發未
 足為中此亦有所未安夫中庸所謂未發者性也
 人心自然之體也大學所謂有所忿懣云云者情
 也人心繫累之私也有所者私主之辭也忿懣恐
 懼好樂憂患者情勝之辭也二書之言各有所指
 其言之大小精粗亦有不同姑合而言之亦可通

也此心未發之時本自中正苟發而無私情之累則無往而不正一有所累則不得其正其不正者情之偏也非心體本不正也若論其極則大學之言但可以言正未可以言中何者聖賢言中正有其義同者有其義不同者程子所謂中重於正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是也然凡所謂中者類皆止於就事而言是迺中庸時中之中非未發之中也以此觀之則大學所謂正者特中正之正而非

時中之中况未發之中乎又曰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無景象可以體驗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盖當此之時但可主靜以涵養而不可容心於體驗才有體驗即是已發先儒有體驗之說教人於此體究其辭不得不然不以辭害志可也又曰聖愚一貫安知其為中夫四者未發性也此心之本體也不假人力自有天然之中固不以

聖愚而有不同也但衆人亂於情而害其性私意萬端乍起乍滅未有能造未發之域者是則聖愚又有不可得而同矣昔程子論中庸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六經論孟頥不與焉是必有說矣又其言雖統論一書之體而其致意實專主中和之義就二者而言之未發之中又其尤致意者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蓋謂此也不然則六經論孟之所載孰非聖人之心法耶自孟子之

後儒者之知言未有如程子也其尊信中庸如此豈苟而已哉先生素尊信程子於其不合苟深思而求其說不唯未發之義可判然無疑而凡理性之論亦必將始異而終同矣蓋此三者其寔一也先生之言曰人心有物則以其物為主應者非其物則不相得矣不戾於道者幾希又曰夢較勝否斯驕吝之心未滅已先生察理之精持論之平有如此者生之瞽言夫何足采第自充其言無以心

之舊物為主於此三說更加思索以求真是之歸
此生之至望也非先生之過愛亦不敢僭妄如此
其差認者願終教之不備

再答浚川

日承賜書恕其僭妄而誨之諄諄幸甚幸甚且曰
倘猶不相契望更來復此固生之無隱於先生之
志也先生願為程子之忠臣生之前書意正如此
是以敢進其說迺其不躓不合者由其識見之有

極耳然持夫淺陋之見而願恐先生立言之未盡
其事則誠過矣而其心則忠臣匡救之心也惟先
生察其區區而終教之幸甚宋儒太極陰陽之論
自朱子之後益詳然其說願有不一者蓋有以為
有此實理始有陰陽畢竟理在先氣在後又有以
為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便有理不可分其孰先
孰後者竊嘗思此二說要以前說為定論而後說
亦不可廢爾蓋即理氣之無間而合言之則理動

氣隨以生氣生理隨而在二者有則俱有如形影
然是後說亦有攸當也究理氣之本末而析言之
則理者生生之原微妙而無形者也氣者生生而
有形者也理亘古今而不易無始無終者也氣之
往來無一息之停往者既終來者復始者也夫天
地之始今日是也故觀乎一日之運則天地之始
猶是矣今夫一日之終今日之氣既往而遂盡矣
明日之氣其何自而來耶以有生生之原故其來

無窮耳小而一剎大而一歲皆然也人物之形化
艸木之萌生皆然也此理昭然不可誣者是則後
說之所以為定論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豈非理先氣後之說乎但後之儒者復為他說
與之相駁耳今先生之論雖復與宋儒異然欲辯
之則亦不外於理氣之先後而已先生曰元氣之
上無物夫有形之屬其始固未有形也則其生也
必有為之根柢者矣以此見有形者不生於有形

而生於無形之道此不易之理也夫氣亦有形之物耳謂其上無物生未信也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氣之為物也生生化化逝而不止者也非有生生之原往者已過而無來者以繼之則其機息矣天地之間未有不逝之氣彼猶不足以自存尚何能為元元本本之物耶先生曰道者空虛無著之名何以能動靜而為陰陽是幾於談虛駕空者夫道者無形而寔有者也故程子曰天下莫

實於理形可以言空虛而其理非空虛也必其有形而廼謂之不空虛此可以論物之粗者耳非可以論至精之理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神無方而易無體作易者亦談虛駕空與有太極而後有動靜有動靜而後有陰陽知其為生生之原則知其為動靜陰陽之本矣先生曰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夫宋儒所謂氣質之性蓋以此性寓乎氣質之中故謂之氣質之性非謂天地之性氣質之

性為二也先生以易之窮理盡性以證性理不可為一以孝經毀不滅性以見古人論性類出乎氣以孔子性相近也以言性必有惡而非孟子性善之論此皆疑有未盡者易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固一物耳曰性理不可為一則性命容有二乎孝經毀不滅性正訓為生然其本意非在於論氣論理也其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亦猶滅性之性既不

可以訓理亦不可以訓氣如書曰犬馬非其土性

不畜詩曰俾爾彌爾性傳曰少成若天性皆與孝經相同蓋古書性生二字多通用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非專為言性而發所以知其然者以其言婦重乎習耳儻如孝經性字之訓則曰生相近而習相遠尤可通也抑論語之書夫子之言性者獨此一語耳意者夫子之微言非止於如此而已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觀性與天道之言則可以測天人性命之一致而子思所

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者其師友淵源
端有所自矣觀不可得而聞之言則其理之淵異
固非近於人情而其為說亦豈片言隻辭之可盡
哉以此言之則性相近也之一語豈其所謂不可
得而聞者乎固不類矣今先生論性獨據此一語
為張本以言性不必善曰吾獨取夫子之論也然
則人之生也直亦夫子之論也且詩書者夫子之
所述也韓子所謂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

之是也至於贊易又多夫子所自言此三經者其
言性善蓋衆豈可專主一言而盡廢其餘哉先生
曰性與道合則為善性與道乖則為惡性出乎氣
而主乎氣道出乎性而約乎性無乃主反為客客
反為主乎又別道於性析而為二所謂道者其何
物耶如曰道出乎性者也非性自性道自道也又
何以謂性與道乖而性之為惡耶生反覆思之而
未通也先生謂古人論性類主乎氣故以性為有

善有惡生則謂古人論性類主乎理故以性為有善而無惡蓋古人曰降衷曰秉彝曰明德曰德性曰誠曰仁此其為理為氣為善為惡殆亦不難辯矣先生曰性者生之理也斯言雖與先儒無異而意實不同夫生即氣質之謂天命之性雖具於氣質之中而初不雜乎氣質性即理而氣非理此先儒之說也先生則謂性者即是氣質所有之理非別有天命之性不屬於氣質者凡先生持論異於

先儒者其要指在此而已夫天命之謂性天即理也不曰理而曰天又以見其統於一也凡人之性皆同出於天理天理無二人性無二是一本之說也先生言天道主於元氣之神而不以天理為宗其言人性亦惟主氣質之理而天理不與焉夫言性之理而不本天理徒就人之氣質而為言彼人之氣質其善惡固不一而所謂理者即如之爾若是則人各為性性各為理紛紜錯雜無所統一然

則天下果一理乎果二三其理乎夫道一而已矣
性即理也理即天也統之以理則天人無所不合
本之於天則斯理有所從出先生專主乎氣不唯
天人不相合其所謂道出乎性與所謂生之理者
其道其理果何自而有耶是無本也又人之所以
與天地並者惟以此理之無二故也如以氣而已
自人而觀天地其細甚矣焉能與天地相似參兩
間而為三極耶凡此皆斯理可見之大意可觸類

而長之又有聖賢發端之緒言可致思而得也先
生聰明絕人極深研幾宜於此判然而無疑今其
為說願或有所不察此其故何耶良由偏向氣質
之說而不知其非故遺置天理之論而不知其是
古人曰東面而望不見西墻蓋謂此也竊見近日
諸公以氣言性而絀性善之論者紛紛而起生方
欲先生講明此理為孟子程子之羽翼以息紛紛
者之說以解天下後世之惑不願先生復為諸公

之先倡也先生曰宋儒參伍人性而不合迺復標本然之論於氣質之上夫宋儒以性善之論於人才昏明強弱之不齊有所不諛迺復出氣稟之論以足孟子未盡之義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但其言氣又未免過重而不思昏明強弱之不齊蓋繫於習者甚多而原於氣稟者甚少亦頗失性相近習相遠之指矣是則氣質之論寔起自宋儒非若先生之言也至於未發之義亦

有未相合者先生舉鄙說而斷之曰是愚人未發必不能中生之前說謂衆人私心紛擾不能未發耳非謂其未發不能中也苟能未發非中而何蓋子思之言本以未發為主其曰中者正指名此未發之體耳細觀先生之論願迺以中為主離未發而別求夫中此不合於子思之指也先生曰無景象可知其為中今日未發之時本自中正可再示本自中正之象夫未發性也性即天理也天理完

具人欲不萌其有不中者乎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言善則中在其中矣然求其景象則有不可蓋情之發廼有景象既曰未發願欲求其景象可乎夫言中而求其景象亦猶言道而病其空虛也先生曰人心未發皆有天然之中何至應事便至迷替偏倚此則體用支離內外心跡判然不照非理之所有非思索精切不足及此然此固有說也夫未發性也事感而發情也性無不善而有

情有善有不善正以其應事者有不同耳蓋應事之時不役於形氣不誘於外物則情得其正而為善其未發之體固如是也私已撓之外物牽之則情思為不善非其性之本然矣非婦善於性諉惡於情體用內外判而不合也性之發為情情之不善即性之不善也特汨於物欲而易其本然耳故孟子曰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竊嘗以為知性之要莫先於未發知未發然後能知性知性然後能知天故生之前書謂此三者其實一也意蓋如此心者萬化之本原而未發也又此心之本原古人以為天下之大本信有以哉願其事至近而其理至微誠可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區區平生苦心之所得惟以此為第一義野人食芹而美故欲獻之願吾先生虛心觀理無忽於不合之言反約窮源徹見乎未發

之域則夫天地之大聖賢之理可以一貫之而無遺此生之所以為報於門下者凡來教之言不能盡復其大者略具於此然已不勝其多言矣伏惟不罪其煩瀆而誨其不逮不備

答崔子鍾

去歲辱書兼示中庸凡以無便久不奉報生之蔽於佛老而好其說吾兄不棄絕而教之誠愛我欲有益於我也願生之好其說者以其合於聖人之

道而好之也使其不合於聖人之道生雖不足以
望知言者然亦不至為其蔽惑也書辭有宜辯者
念雖辯之必不能奪兄之所執故不敢復為煩瀆
俟他日奉訪相與極論數日倘高明之論能使生
之論絀而惑解敢不承教凡所謂講學者務去非
以求是耳苟是非既心喻矣何為是之不從而願
自安於非耶伏讀中庸凡其文典則閱深可方古
人今人不能為也然其指義頗有不合於聖人者

試以愚見商略之以請教竊聞中和之說迺中庸
第一義蓋千聖心學之淵源也故程子以為孔門
傳授心法而他載籍不與焉正謂此也延平先生
復推明未發之中其說最詳而朱子以為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自延平之說傳而後中庸之道益明
程子之言益信鄉徹延平則程子之微言世或莫
知其所指而中庸之大義隱矣抑延平之說雖自
程子發之其實中庸之書固已特異其辭以見意

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意斷可識矣是則未發之中實中庸一篇之綱領豈唯中庸為然凡六經之言豈復有加於此哉今吾兄之書於前標注既不喫緊言之至於十論亦復遺之何耶夫說中庸而遺中不猶說論語而遺仁乎其曰凡事可者謂之中中之名義取此生之所未喻也道論曰非別有物而綱紀乎此則是易有太極之說非而天地萬物無本也理論曰後之言理者括萬有包

四端則是萬理不通會於一理也性論曰安得獨咎於氣則是理有駁雜之理人之善者迺逆天理也以孟子性善為踈以韓愈氏三品為能發聖蘊生之尤所未喻也竊觀兄之名理雖考信於六經之說而實主之以六書之文兄之言論徃徃過者此其病源也字說足以明道孔門當為說文矣六經說理之辭非不時有合於字說其如不合者之多耶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正此之謂也夫謂古人

制字假物以命名不猶作易者假象以明乎理象之不足以盡理不猶物之不足以盡明義乎六書有轉注假借一字而數物用之不以一物專一字也至於訓詁則又隨事釋義一字而數說訓之不以一說蔽一字也文字訓詁猶不可執一而言也而况施於文辭其取義也可執一而言哉必曰道為大路之道則夫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通也必曰理為玉膚之條理則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

條理云乎哉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之多變且不足以盡意一字之文豈足以貫衆理哉執泥言語而不得於言意之表君子猶譏之况執泥文字而可乎忠恕之論甚美然非忠恕之本意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下二言者即覆解忠恕之意論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二書之言一也善乎古人之立言也其言甚簡其義甚明不煩增加覆說也益之以多言而反

悔塞其正義此文士之蔽非賢人明經之指也誠
論言誠何其小與中庸之言如斯而已乎尊德性
論德性問學等而無辯矣不若注中君子之學云
云者語意乃為完全耳象山曰不知尊德性焉有
道問學此誠至當之論不可因其與朱子相駁挾
私心而輕重之也今兄復下一轉語曰不知道問
學何以尊德性此難以絀象山之論也象山之意
以尊德性道問學為一事吾兄之言猶合兩長之

意正象山之所譏也篇中評品諸儒似非確論司
馬公信偉人也然考其性與王伯之說其亦擇之
不精美程子以為不知學非苟相訾也學不知性
豈所謂尊德性之學乎元城西山似亦當別論耳
又曰周子精而疑於老邵子達而疑於隱如周子
者兄猶不滿之邪謂兄不潛心周子之書殆有不
可然猶不免云云而况於老子乎邵子之隱也槩
諸聖人之道未見其不合也安得以是而病之龜

山上蔡觀其遺言恐亦不可輕議象山非踈也自
雜博者觀類踈矣慈湖非險也習聞故常之說而
乍聞其言類險矣序曰章分則文斷而意離今綴
數言於每行之外聯其相承之意亦未可也古書
以篇名者簡策之謂也一篇之內盖有章或數言
者則不滿一二策而已必合若干章聯而成篇如
老子荀子皆然不獨戴記可驗戴記四十九篇其
不可分章者僅數篇耳朱子中庸分章特離合之

間尚有未盡亦無大害其失乃在於牽合接續或
失古人之意今兄既欲相承復不分章失愈甚矣
嘗惟吾兄精專之學異潔之文當今之世可謂絕
倫然亦竊妄意吾兄其學不用心於內而又志分
於為文故於本原處未有的實之見差之於此而
欲折衷羣言能無差乎其論道論性將以求勝於
宋儒不知愈出宋儒之下恐於宋儒之書亦未嘗
熟考而精思也區區管穴之見恃兄之知已故妄

發而不隱想兄樂聞直諒之言亦必不以為罪也
卒有便艸艸具此不及三思中間踈謬更異垂喻
不備

與浚川論二氏

日兩奉賜教感慰辱下問佛老指趣生欲奉告久
矣顧其為說非筆墨所可終也大抵二氏之道乃
脩心之內學盡性之極談孔門之所罕言吾儒之
所未聞也况其要歸蓋性命切近之寔初非幽深

汗漫之論特以其至近至神難於覺悟故謂之玄
妙耳儒者拒以不信既不足以知此而二氏之徒
能得其傳者亦寡矣然世之禪學猶皆以明心見
性為宗無他說也至於方士之流則大背老莊之
指旁門岐徑不勝其多極其優者亦有我有為之
小術耳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此與自私自利貪
生畏死者異矣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

命復命曰常不知常妄作凶此與安排造作勞生
求生者異矣西方之書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
如來說名真是菩薩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
而有差別此與老子之言豈非同條共貫乎即二
端而觀之可以見方士之道之陋矣來教謂異僧
方士率多長年夫聞道者生死脩短一也苟不聞
道則老彭之末路與殤子何殊焉佛氏有無生之
說乃出世之第一義也以吾師之高明反求此道

必不遠而得他日造浚郊之廬受當輸寫所懷率
爾奉覆猶冥時一經覽也

答崔子鍾

承示古人皆自有一種見意譬之井泉水之多寡
淺深不同皆是自家源頭用之不竭其依門傍戶
隨人聲嚮者恐立見其窮矣此善諭也當由見或
者傳會先儒之說而無所發明言辭窳陋無所決
擇故起此論也今或者既無誠心與寔行徒託古

人之言以飾其私意偏見此不過苟謹一時爾豈能欺於識者哉假令今世亡識後之人竟可欺乎殆不足論也然如所示井泉之譬必如易之大畜利貞自然如此乃為善耳學未至而強穿鑿非大畜也言不中而必已出非利貞也古人陋穿鑿者固失之能已出而有益於道者幾何如此者雖有一種意見亦不足觀也唯真有德者所見所言自不可及其同於古人者非隨人聲嚮理不得不然

也其有不同者蓋古人所未發亦非寔不同也不識明者以為如何

荅王浚川先生論文

承荅教兼示四集驩悅無量四集亟讀一二過譬之觀鍾山而汎滄海唯知眩慄其珍怪安能諦列其名物哉寶而傳之當不敢後於衆人銓擇之命非敢聞也近嘗有疑則當無隱夫三百篇經訓也然作者之法存焉耳今考論其篇籍雖間有畸人

放士悲憤感激之音男女姚冶之言義既歸夫鑒
戒其辭又簡質矣列之於經不亦宜乎降是騷人
作為靈均已傷繁麗要之有以至宋玉則誇失實
淫越禮詩人之義亡矣代相沿習其靡日甚說者
皆曰義苟有合雖靡何害於乎其如文過於質何
楊雄譏文簡而用宥勸百而風一非過言也夫文
已遠於寔矣放而不止其遠益甚終則徒文而亡
實此古今作者之通蔽也竊觀先生之作較其工

且多於古人皆不啻過之故宜更少約之其近於
怨調宮體豪氣太露者一切弗錄此數者他人有
之以為美在先生則當棄而去之耳去之者皆止
於禮義歟可謂損之而益也自叙所云文貴精而
不貴多者非此論也文章之弊久矣作者蕩而不
反後生惑於所習生誠悼之每思得大人君子為
當世所師嚮者變之使復於簡質其所繫亦非細
已今先生為當世所師嚮變之使復於簡質延先

生之事也豈其與衆人角分寸之長而益後生沈
痼之習哉明見 意如此不自知其僭妄死罪罪
不宣

與李川甫

久踈音息蘊結日增果上人至出示二書知信道
有加於昔良以為慰私錄本欲封寄然復不欲爾
者誠以因人領會之淺不若自求開悟之深也數
年之後終當盡與不訴不訴朋友之益莫大於德

相勸而過相規矧兄欲聞箴警之語僕何恐為流
俗之面從乎年來聞兄頗有貨殖之蔽恐當以龐
老為師不宜以子貢自恕也莊生曰其嗜欲深者
其天機淺吾兄求道之心甚切而忽此病為迂緩
僕竊以為不可且慳貪愛取始學切己之實病大
悟徹證至人造道之極功今不憂愛垢之尚重而
預恐見道之或差是猶近戶庭而忘陷穽遠慮迷
塗於萬里也至尊者道德其次也節行才能又其

次則富貴者固至細者爾古之有道者銖軒冕而塵金玉非作意而為之彼誠知內外大小之分也近世之士求識見議論若王陽明者豈非一時之巨擘乎然君子不論為知道者以其終身未透富貴之關也懷明月之珠者必不匍匐以拾塊鄉使陽明果聞道則其行事當彷彿白沙矣無欲之教三氏皆以為第一義狂惑愚鄙之流竊笑此言為少味而高明之士亦未有深信其說者良可歎也

若白沙者其庶幾無欲乎陽明之欲種種略遂今其所得者何耶此事若蒼素殆非難擇者也往歲承書寄已達第以兄挾持兩端故不欲荅諒今已自悟矣僕於宋儒之學非若比丘方士不知其底裡彼其難佛氏者皆可破其所謂妙道精義者尚皆內典之淺談也腐儒中先入之毒高揮大抹訾詆佛老僕直以為竊語耳兄其無聽之艸艸占斂不盡萬一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非聰明如吾

兄僕不多言如此念之念之可憐詞客李空同治第梁園學富翁地下定遭劉武笑我猶如此况如公戲作小詩或足以風一笑擲之

與陳汝宗

承示學規五條鄙意欲去明制附其事於敬職條內似更完整考行謂寔據考語加之叅訪不即見於施行與所謂仍存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開報不當者懲之誣陷者黜之皆盡詳重檢防之理往

年蕭子盖在此專務訪察被絀者類當絀者也然其事甚秘不知用何術而然但竊謂用明伺察其道終未光大且凡曰訪察便是欲得其不才者以師儒之官行此與教養人材之意殆不相似先儒謂為治便要識體此恐不免失體也王制簡不肖以絀惡鄉之不帥教者司徒教之入學而不帥教者天子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入學教之及其再三而不變然後屏之遠方然則古人非不絀惡願

當日鄉里之制學校之法纖悉具備故善惡必得其寔後世不正其本欲從事於末流難矣又周禮鄉大夫州長董正詳於比考其德行道藝而略於糾其過惡虞書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其終特曰否則威之而已虞周之制寔無大異大抵善善長而惡惡短乃聖人根本節目之大所以合於天地生育之心虞書欲並生哉正謂此也特士子甚無行者誠不可容執事

重欲行之必反覆思之欲得其平行事之間亦姑示其意足矣稽策備後欲附以兩條一謂禮樂制度曆數史學字學之類諸生或有講求論著成一家言考試畢日許投送本院一謂諸生能為古文辭者亦許投進果有可取本院仍加覆試並不得詐偽此二者於今之法今決不大戾於以風厲學者非小補也其講習禮射之類儀禮此等處多有難考其器數末節今亦不能備也先儒以禮樂教

人未嘗數數於此蓋本末緩急自當有辨且姑舍是未為有闕今之教人鍾磬歌詩者詎有益乎小學一條宜令各府剞朱子小學分給屬縣此書陳士賢先生註者最善附上學範似當並列內字不無一二誤者其餘分附事件四條取其簡要不必隨俗徇常徒為冗長也吏婦甚遽卒具書不獲三思惟加詳擇

答王南岷

連日方卧病使來枕上發書不勝開慰寄示近作見吾兄詩思大進喜可言耶詩文小技誠如來教但世間除卻得道與聞道者便是此事為可貴身後之名亦虛譽耳見在之樂更無踰此者矣復承讀老莊及內典尤以為喜摩論儘佳然於死生之說則未盡藏中有起信論中峰廣錄二書可取觀之起信立真如心生滅心二門即吾儒所謂性情老子所謂有無也道之綱領特在於此此處理會

透徹它無不通矣吾儒經傳本是第二層發用事
非由化於舉業之習難另著眼也惟中庸未發方
是心法第一義願其言甚約而其說之之詳乃在
於釋氏之書程子表章此道固有所自来但諱之
不言耳若曰據中和之二言而遽可以盡心知性
雖聞一知十者亦有所不能也自中庸之外更無
從源頭提掇處然則程子之學果自何書得之耶
後世知程子之聞道而不思其出入釋老其聞之

於二氏者蓋多矣如程子曰釋氏之學又不可道
它不知亦儘極乎高深又或問莊周與佛何如曰
周安得比它佛佛說直有高妙處又曰莊生形容
道體之言極有好處使非深於二氏之學亦安得
有此言乎今之儒者淺狹卑陋未有能稍窺本原
者故將未發之中視之如長物其所講論但是君
子中庸以後三十章了蕙知未發亦只空說了一
生彼又將此一節高閣起孰為道孰為性孰為心

法與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程子之所以為程子皆一時寵侗了尚且高談性命舐排佛老悲夫悲夫古人曰大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近年有未發之說數條卒卒未能錄上力疾作狀艸艸餘具別幅不備

與高蘓門

承詩教并獲老子序可量欣慰老子之書僕誠見其有益於世故妄為之說然使說焉而世不信又

奚益哉則思得賢者序之庶世之信之者衆也執事復言與李君同讀其書而愛之凡古今人為書未有舉世悉好之者惟賢知者好之斯傳已昔人云天下英雄所見略同今二君之見既爾天下儻知言之士可如二君者其見能無同乎然則鄙說之傳也可幾矣復承問談禪近實有之然其始彷彿則已洒然知異之矣未知後來所見終如何耳所云穆伯潛周用賓王純父皆嘗試之願是時

僕尚未讀佛書故未能請問以窺其所造之淺深也純父欲合三氏而一之其言偉矣而其詳未得聞也三氏之說出於世

其言乃中人之所

疑而駭而下士之所笑而姍也然二氏之說行於世尚未遠安知千萬世之後不有如純父之言乎嘗妄論之三氏之學皆心學也夫心一而已矣彼三氏者皆聖人也學至於聖且弗自知其心乎苟知其心其理有弗一乎其理苟一其言豈有二乎

今夫水有流有源心則亦然其流也三氏皆言之其原獨佛氏詳言之老子次之而孔子則罕言也蓋人上智窻而中人多中人雖言而不達此其所以罕言也若乃上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已言者非所罕言者也如是則罕言亦言矣至於二氏雖亟言之亦終不能言也故曰言語道斷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於戲此於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隱豈異指乎後之儒者大

抵見心之流而未見心之源其論學也不專求之於心而泛求之於博學力行之間其極論道德終規規於事為之末與夫大道無名上德不德者異矣孔子之言雖嘗云爾然孔子之道非盡於如是而已使盡於如是而已豈其所謂罕言者乎夫儒者於心之本原果未徹見則與彼二氏之見不同矣既與彼二氏之見不同亦惡得不以二氏之言為異端之言乎凡儒者之絀老子者集解中稍辯

之然世俗之人必有非之者矣若佛氏之說則尤見詆於俗未可卒與之辯也昔伊川有言佛氏之道非不上一貫至其用處便作兩截程子此言其許之也不為不至矣蓋上下一貫非聖人之學不及此然則佛氏之道從可知矣今世俗之學其所見果有及此者乎奈何持矇眊之目而譏離婁之不察也因下問之及率然如此然終非筆墨之可究也想執事更當有卓絕之見幸略垂示

與聶文蔚

往歲幸獲奉接別去復枉賜詩翰惓惓以陽明之學為言其欲益於不肖者甚厚願當時未有知識殊負執事之愛近來盡見陽明之書始感執事之言惜乎陽明已不可復作不得及其門而從之遊矣當衰世之中失此偉人所繫甚重可痛可痛此公知行之說區區終有未喻至其拈出良知二字真可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古人良知之學

廢絕而不傳久矣有人於此續其不傳之緒使天下復聞其說其功之大小何如也當今之世聞而知之者固多矣或者猶不無知之未至者况於不信而不說之者往往不勝其衆也此學殆將復絕矣此其執事與同門諸公之責乎竊嘗以為良知之學誠至矣學者既以此為本宜必以靜與無欲為助不然恐徒為空言而終無寔學矣蓋非靜以體認之則得之者淺必不能的見而不惑非無欲

以存養之則害之者衆必不能固守而不變愚見如此執事試思之以為何如大抵主靜無欲之學實亦提綱挈領之論後來諸儒之所講明者終不能出其範圍乃若議論愈繁使濂溪之說反汨而不明蓋有之矣偶值郡人便附狀率爾及此并少致佩服馳向之意無由會合得一劇論筆札之間不能盡究也因風不惜垂教

與文徵仲

往年承寄示休致四跡念將出都故不復奉荅至今忽六七歲復以路遠不獲致問雖音息之疎而此心之奉懷甚數也近來想履况增勝湖山林壑之間良可樂也每念衡山清脩不汙安於貧賤至其晚節始涉仕官之途復能不終日而去之凡交遊之有識者不但服衡山恬退之一節寔嘉衡山為始終之完人也僕雖退藏恒未忘憂患增繳之迹遠媿於冥冥者矣呂子行附寄略布區區老子

解二卷登汎之隙聊備一覽章逢之徒知言者鮮
必有以是而罪我者非羊何輩不必示之也九達
履吉二君會間為我致意無由奉見臨書增嘆

荅劉梅國

日屢聞誤愛之意甚篤不識不肖何以致此感佩
馳向之心積已久矣自惟晚進方切退藏故未敢
通誠於左右猥承貶損先賜教言豈勝欣慰老子
之書今人屏而不省生為之說又皆淺陋而公獨

有取焉達人之見異於時俗遠矣此書近蒙仲禮
遣人剞之中間與舊藁不同者多蓋屢有所更定
敢再塵覽外亂道二卷皆一時劄記之說淺陋最
甚不審有一言之近似否就正有道竊所願也伏
誦教言以為五十無聞雖欲進之心日有孳孳夫
復何得執事其將誨諸夫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
於寡有若無寔若虛於公見之矣願公之下問古
人求益之心也生直為佞報之夫何益哉是夫子

之所謂損者也竊聞自聞者謂之寔聞自得者謂之寔得非夫自聞自得取之於外終非已有為其本非在我也在我者其物至近其道至簡其事至有功也公誠少加之意當日有聞而日有得矣退之曰惟執事可以此言進以是敢効其愚然野人食芹而美恐不可為王公之獻也末由親侍伏惟加察不備

答友人

辱惠書并示春秋或問三經說數篇讀之累日不勝欽服世之溺於所聞之士如執事之用心者寔矣執事謂孔子六經焚毀於秦漢世無能釐正宋儒傳義尚有牽合附會之說欲黜其偽而補之且譽僕為當世知名之士使評其是非執事之為書其獨見自信蓋將度越歷代之儒者而今世之寔陋如僕者執事願就而問焉僕誠惶媿而不敢答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試誦所聞而執事擇焉夫六

經自秦漢而後其殘缺錯誤多矣蓋非孔氏之舊也而凡古之載籍亦皆逸亡其存者多偽書焉儒者生於數千載之下不獲見聖人之全經復無古之載籍可以為證宜守夫子多聞闕疑之訓學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如是足矣不然是臆說也傳曰疑事無質况聖經以臆說決之可乎六經之大義自宋儒發明之思過半矣中間不無未當者不害六經之大明也至於諸儒議論同異亦各有

所見當並存之以廣異議非可以一人之見廢之也程子謂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蓋謂此耳然區區復有所聞敢為執事言之夫古之君子學成而後立言其言也為道之不明也言以明道為主則其言不得不約故古之為書極寔後之君子學未成而先立言其言也為名之不聞也急於知名則文章詭詘皆齷取而為之言之當否不恤也故後世之書極多雖然以已當之言而致

大寧齋 卷十 三十八
虛偽之名此可得於愚人爾君子之論謂之何哉
今執事之書非為名也蓋欲明愛人之道也然程
子有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
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
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
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
考詳略采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身君子弗
學然則君子求聖人之學蓋有在焉非在於文章

訓詁之間矣竊又以為聖人之學未易遽言也有
志於學者宜以論孟之書取其切己者講明而踐
行之若夫六經之義姑徐徐求之未晚也此不惟
初學自治之方使世之儒者果皆從事於此則人
人有君子之行雖不治六經而六經之道不遠矣
若後其身心而徒以窮經為先雖真得秦火未焚
之經親聞夫子筆削之義亦何益之有執事著書
立言不過化今而傳後僕之言倘不甚謬執事其

取之以告今之同志亦化今之一端也

顧東橋

日者奉途次書總又得鹿邑承差附來書吾兄欲息游以辟世使它人聞之將進其慰解之說此莊生所謂非相助以德相助非也在僕則不然願不逾初幸甚審欲復出姑相時而動未晚也大抵仕途百損而一益益者幹些小利人事業此外便都是喪本心沒天理之陷窞上馬者尚不能討得個

直過其次惟下達於無底之壑而已如此弄了一生不曰至愚吾不信也世人但知眼下富貴不知遠慮如某公者今如何哉可惜只恁麼鶻突死了昔年得意之境與夢亦有異乎聞遂肯信樂於佛書世間可出生死者惟此一門但此事猝急曉不得久之自能悟入區區所以愛兄贈兄者獨有此耳餘具別幅言不盡意

寄劉耕正

承書既多慰三復書辭惜不得面究輒因來誦具其大槩倘有疑駁幸賜往復所云嘗略觀內典希想於真如不滅之境此一言固喫緊語也又云但佛老之言與吾儒皆源同而用異語似而志岐高者其志拓卑者其的寔一例以玄虛高之恐被其誑耳此殆往時略觀內典未得入處故不及究其說而置之主以臆察不決之見輔以雷同相非之說故云云也源同而用異斯言是也語似而志岐

非也將無嚴先儒公私之臆論耶佛老之道豈遠於人乎唯孔孟之道亦然謂之卑固也其於向上一路乃生民性命之原聖人神明之德其高無以加矣知其說者始知當時孔門為罕言而後世六經為未備也夫佛老真聖人也豈如世之詐謏淺薄之夫自誑而誑人乎彼方以其道脩諸身而化天下願乃自誑誑人身且不脩天下亦孰從而信之使世皆中人猶可誑也如文中子富鄭公趙清

獻呂原明劉元城游定夫謝上蔡諸公豈為誑人
所誑者耶殊不然也諸公皆尊信佛氏老子尊信
者衆故不及儒者見道未明或有不免自誑而誑
人佛老無是也又云佛老作得成自足雄視萬古
儒生狼狽乃有不及二氏之萬一存乎人耳此亦
知儒生之可羞而有取於佛老矣願明者之意終
是不肯以異端同醇儒若僕之見則不肯以佛老
同後世之小儒特同夫古之聖人耳此其說奈何

古聖人之學心學也非他學也久矣夫其不傳於
世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易書詩微言尚多姑舉一端夫未發者以
言乎心之靜也所謂性也發也者以言乎心之動
也所謂情也古之聖人明乎性情之德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靜虛動直各臻其極所謂致中和也然
此二者復以主靜為本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體

心之常也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非特
心之體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
多其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於密之時也先
聖後聖之心學如是而已此僕所謂佛老與古之
聖人同者也此梗槩耳然未發之理窮之而愈深
測之而愈遠世儒之學不知反求於心者無以議
為也間有服膺身心之學者曰酬酢不遠其則者
或有之不可中節與致和曰主靜以立大本則未

也周子其度幾乎程邵次之中庸之書辭約而義
微世儒知之者寡獨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
其它載籍不與焉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
藏於密自程子之後其學漸微漸差名為儒者而
儒者之心法曾無聞焉此僕所以不肯同佛老於
後世之儒也又嘗以為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
為至矣未知性與天道雖可以貫人物而庶物人
倫不可盡性與天道也夫性與天道蓋孔子所罕

言若夫庶物人倫固諄諄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遑及其他則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有妙道豈惟不知佛老亦不知孔子也性命之說孔子發其端矣未數數然也雖老子亦然其極談者獨佛氏之書耳世之賢知之士若欲為篤寔忠信之君子如司馬溫公范文正孫明復徐節孝則求之儒者之學有餘師矣若欲真知心之所以為心真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真知真心常住不生不滅之道

舍佛氏之書而能至者萬無有也凡區區之說舉世將以為狂誕然僕不以語之也間於知我者談之姑思之可也區區於程朱之書讀之久矣實見其不及二氏者隱之於心而安稽之於聖人而合非苟為狂誕也詩文書札彌精麗矣送徐方伯敘非玄虛之流乎但恐無下落雖玄虛而的不寔耳匆匆言不逮意餘具別幅不盡

復西亭

辱書見相知之深相愛之真矣詩不云乎無言不
酬故區區願有復也聞諸老聃塞其兌閉其門終
身不勤莊生亦曰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蒙然
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念耶鄙人累於文字西
亭困於賓客吾二人者當三復莊老之言庶幾於
不遠之復也

荅王端溪

久企下風未由奉見遠承貽教大慰夙心蕙之解

老子固意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世之君子果以蕙
為狂為愚而不屑教也不圖有如先生者迺肯賜
之話言諄諄然而誘喻之天下之愛蕙者孰有過
於先生乎然先生非私於不肖也蓋將明辯聖人
之道而為天下後世之賜也如蕙之愚不足以荅
盛意然亦不敢嘿嘿也先生之言曰老子之道疑
即仲尼之道也然以其先無而後有先虛而後實
先道德而後仁義是無怪天下之多口也不然仁

亦道也義亦道也而何可絕仁而棄義也豈非所謂毫釐而千里者與嗟乎舉世以異端斥老子而先生假之於仲尼舉世以虛無為不可而先生特病其先後為不然凡先生之意徒恐老子談仁義而差不免有毫釐千里之弊耳先生析義精而持論卒視彼不知要領而黨同伐異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故蕙敢誦所聞俟高明之再思焉竊謂老子之道即仲尼之道也性一而已則老子仲尼之道

不得不同特性與天道之說孔門所罕言故老子之書雖同於仲尼而後世不知其同也非知性知天者孰知千聖之果無異道耶夫仁亦道也義亦道也此吾儒之言也道者性也仁義性之用也此老子之指也私恩小惠之仁小廉曲謹之義此老子之所棄也上仁下義又老子之所取也或抑或揚亦不專於棄絕矣仁有精粗義有大小雖孔門之言亦非一端而已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數言者雖有精粗詳略之不同然與老子之言皆所謂殊塗而同歸也夫寂然不動居先乎感而遂通居先乎察夫先後之間可以見靜為天性之本矣退藏於密其常乎見於事業其常乎察夫久頃之間可以見主靜為復性之學矣

然則先無而後有先虛而後實先道德而後仁義彼固自有先後非老子先之後之也老子後儒之得失其原正在於此蓋毫釐千里之關鍵仲尼老子之同道其大端寔繫於此蓋前聖後聖之符節也又嘗謂易之所云本指卜筮而言樂記之論卒亦詳於動而略於靜故孔門傳授心法獨子思為能識之耳自子思之外能明性情之道者舍老子而誰也昔子思之言性也以為天下之大本則性

情之辨學問之序子思已發其端矣斯義也惟程子聞而知之惜乎自延平之後此學復失其傳後之儒者明於廢物則有之知未發之中者則鮮矣蓋情易見而性難知信乎性與天道之難聞也是故眩於事物而莫知統紀迷其本心而無所歸宿古人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正謂此大本之差而非謂小小節目之差也且聖人之道所以不明於後世者正以性學之不明耳苟徒

以仁義而已則宋之儒者何以大過於漢唐而周程之學亦何優於橫渠涑水耶以此觀之老子之道真所謂猶龍者乎莊曰道隱於小成夫絕仁義而害斯道此先生之所憂也語仁義而遺大道此亦區區之憂也奉覆卒卒兼之書不盡言它日倘獲親炙庶幾盡吐所懷耳往歲僭著一書因輒呈覽更乞如解老之教我

答唐荆川

蕙頤交賢者久矣南北相望無由致其區區忽承
賜書幸慰之極往歲在李石壘所獲睹郊祀詩一
章於時心服荆川以為海內異才今奉教言窺荆
川之用心則夫異才云者果足以盡吾荆川乎雖
然所謂異才者固不獨文藝之殊絕必能知學問
之無窮究斯道之根底而後謂之異才耳古今之
才士多矣苟不及此要不足以當才也也如蕙之
愚則僅涉文藝之膚淺粗知學問之端緒來教推

獎太過讀之不勝慙媿願荆川之見予如此蕙不
敢不誦其所聞以荅厚意之萬一蕙所願學者竊
欲自知其性耳生平毫髮之見略具約言然未知
其中否也借有中者而復未能踐行程子曰若不
能存養只是說話蕙誠媿於其言自悼夫終身之
無成也筆劄莫能盡言無之王使婦遽尤不能從
容奉覆也

荅蘓舜澤

日者獲遂良覲且蒙傾蓋如故之契幸慰多矣別後兩承賜書非愛予之深不至是也贈章之褒榮侔華袞敬佩玉音服之無斃它如東湖諸作皆冲澹清麗託意高遠惟其妙悟故速肖如此區區歎服不暇安能復費一辭邪米教云俗累相牽習心未除其有感於此心之難養乎昔程子有言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

也竊謂此言乃學之要也從事於此至於習心盡而天理復則存養之功至而學之成也古人之學如是而已其事固切近而易知其術亦簡約而易守顧未知要者不免索之於支離而操存未毅者不免間之以妄動則亦有甚難者今執事既知之矣其守之也在加之意而已俗累之牽此恐勢不得已張乖厓救火之說正執事之謂矣然執事以仁恕簡靜之德俾庶位觀法小民蒙福其益故自

記

高氏大宗祠記

大宗祠者大中丞樂清高公祖老之祠也高氏之先出宋太尉諱瓊太尉五世孫諱世則在建炎初為行營副使扈從南渡以節度使判温州因家樂清寔惟高氏始遷之祖祠之所為名也祠作於節度使之孫諱新七後世祇守不墜及中丞公曾祖父華亭令諱某皇考贈光祿卿諱某追孝嗣事歲

治月飭益恢於初祠之創繼之槩也辨其昭穆嚴其祔祧祭祀必時嘉事凶事必告凡節度使之所自出無間於親踈遠邇祭而行事必皆至焉既而合食必皆與焉上尊祖禰下親宗族祠之大倫也有譜以紀世次有家訓以志教命有世祀之田以共齊盛牢醴有文字歌頌以章上世之美廣後人之思祠之雜制也舉祠之故考諸禮度之義鮮不合者可無待言耳矣蕙辱中丞公之命茲將何言

不細特要之古人之學則必以自己事為第一義
故說者有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喻蓋以此耳若
曰道濟天下而反不能自保其至貴此俗儒喪已
之學古之人不然也近古若張乖崖趙清獻此二
公者並亟勞於中外更歷於繁劇自其跡而觀之
疑若有所累而與之化矣然其闇然自脩之心高
潔出塵之趣豈彼世味之所能移俗紛之所能嬰
哉執事尚友古人舍二公其誰與歸復聞康節先

生贈富鄭公之詩曰閱盡人間事收歸一點真蓋
鄭公老而謝政之日也輒敢誦之預為公它日功
成身遂之獻區區之愚可以少助於高明者僅此
一端爾貪於傾竭不覺醉多不知以為然否承示
邸報殊增慙汗蕙之無似豈足辱諸公之論薦况
不欲仕途之志自決已久昨來侍坐亦未得從容
瀆聞也值便具此少佈感謝之私自餘鄉慕之心
亦何能盡道因風時賜數字是所望也不宣

記

高氏大宗祠記

大宗祠者大中丞樂清高公祖老之祠也高氏之先出宋太尉諱瓊太尉五世孫諱世則在建炎初為行營副使扈從南渡以節度使判温州因家樂清寔惟高氏始遷之祖祠之所為名也祠作於節度使之孫諱新七後世祇守不墜及中丞公曾祖父華亭令諱某皇考贈光祿卿諱某追孝嗣事歲

治月飭益恢於初祠之創繼之槩也辨其昭穆嚴其祔祧祭祀必時嘉事凶事必告凡節度使之所自出無間於親疎遠邇祭而行事必皆至焉既而合食必皆與焉上尊祖禰下親宗族祠之大倫也有譜以紀世次有家訓以志教命有世祀之田以共齊盛守醴有文字歌頌以章上世之美廣後人之思祠之雜制也舉祠之故考諸禮度之義鮮不合者可無待言耳矣蕙辱中丞公之命茲將何言

惟曰章上世之美廣後人之思俾百世之下傳德
教訓無變于今詩曰孝子不匱永錫于類中丞公
之志庶在茲乎惟高氏繇一節度使而來蓋四百
年名人累累不絕至中丞公復以重德顯於時家
屬子姓衆多不可數今夫世之氏族克世其家者
或一二世或三四世微矣而高氏代序之悠長也
子孫之蕃庶昌大也匪上世垂慶之永其孰基之
凡族之人始則合未則殊甚者戚未單而恩弗通

而高氏之族統之以昭穆綴之以燕會戚則致其
愛疏則致其敬無不足者相卹也無不善者相觀
而化也匪上世貽謀之善其孰致之吾聞原水之
出者大則下流之受者宜廣先祖之施者厚則後
嗣之承者宜篤篤其承必思孝祖禰孝祖禰必思
脩宗廟脩宗廟必思睦宗族睦宗族必思敦禮義
此高氏世世子孫所宜從事也而况於中丞公申
之以不匱之志

三難軒記

侍御漢陽戴君寓書於蕙曰予少竊有志於學未嘗知學之難也既年且長其更事也日多焦然而疆其不逮慨然而憂其不足予然後病學之難也學之難寔衆尤難者有三曰力行責已克終夫力行弗倦者日新也然進馬而或緩吾決立馬而或撓吾分蓄焉而或餒吾克用焉而或窒吾利予是以病力行之難也責已而不責人者自脩也然自

私者人之情也自恕者情之偏也自用者偏之惑也自是者惑之甚也予是以病責已之難也善終如始者盛德也然志傾則終必怠事慢則終必苟節詭則終必敗德偽則終必貳予是以病克終之難也是三者予恒病之廼扁其軒曰三難以朝夕觀省庶幾其有益乎雖然事勤而守不約志切而行弗近亦亡及也唯君宜有以相我請為我記之君於蕙為同年且辱與之友茲有命蕙其敢辭蕙

聞聖人之於學自然而能者也而心猶難之衆人之於學疆勉而未能者也而心願易之或聖或否為是故也君之賢固大過於人而篤志於學若是三者雖難非君所患也抑蕙未知學其何助君之有聞之夫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己者人之私也克己者學之要也人之生也已則從之弗察弗慎已廼亟作已作而衆理危矣故行不能力者已聞之已不能責者已蔽之終不能克者已害之三者之

難乃其所也今君既病其難盍克己以為之本乎已克而仁則三者可悉獲也故樂於循理力行非難矣物我兼照責己非難矣存心匪懈克終非難矣詩曰無言不讐蕙之言不豔尚俟聞吾子之教

雜著

用劄贈林守

天台林先生守亳州蕙告之曰損益無過者天地之化也剛柔合中者君子之道也振民育德一而

已矣商書曰平康正直疆弗友劄克燹友柔克沈
潛劄克高明柔克平康正直君子之道鮮矣於是
乎或過不及而四者遂至於相反雖然始之偏也
微焉耳卒之賢者以得不肖者以失而得失之歸
則遠矣夫能察其偏而善用劄柔以節之此賢者
之所以得也不能察其偏而過用劄柔以甚之此
不肖者之所以失也得失之由劄柔之用不可不
慎也吾觀先生性慈而良謙和而安豈非賢乎意

者猶近於沈潛與毫之疆弗友者或寘矣然一夫
橫於市十夫狃於室雖寘足患也如是則先生之
自治與治毫之政皆宜用劄用劄則兩得之矣弗
用劄則兩失之矣抑又聞之用劄有道不得其道
亡益而弊從之未為善用劄也善用剛者以寬主
之以明濟之弗主之以寬者亟弗濟之以明者悖
夫用劄以求中也既亟且悖失中愈矣是以德不
順而民不服此非用劄之過也迺不善用剛而然

也故善用剛者必以寬主之以明濟之以寬主之者仁也以明濟之者智也仁智者成已成物之道也

或問辯

大學或問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

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朱子答而辯之其說詳矣愚竊思之猶有一二未盡者輒為說辯之以足朱子之意云愚觀或者禦物知道之說大抵本於樂記樂記之言不無偏駁或者又附會之以言大學之道樂記未可遽辯今姑辯或者之說苟覈其義則記之是非亦從可知矣予惟或者之意蓋以為天命之性具於人心方其靜而未發本真不雜未嘗有不善也惟其感物而動為物誘之

於是始為不善因以為此物之為已害也故必扞
云外物則所謂靜者無所感而不動而本然之善
庶乎其不昧也或者之大指殆不過此是不知其
言之蔽也何者天下無性外之物體物而不可遺
者性之德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性非外物
而自為性物非外性而自為物知乎此然後知吾
性之道而無外斯道之全而不偏所謂內外合而
動靜一者也夫以性與物觀之人見其有內外之

異也以性之已發未發觀之人見其有動靜之分
也惟自知道者言之則內外動靜無非一理蓋其
靜而未發退藏於密者所以為曲成萬物之體及
夫感物而動可與酬酢者所以為成性存存之用
此豈非吾性之大而無外斯道之全而不偏所謂
內外合而動靜一者歟今或者但見夫人生而靜
則以為天之性也善之本也乃欲深藏而固蔽之
見夫物誘而動則以為性之欲也物之害也乃欲

於是始為不善因以為此物之為已害也故必扞
去外物則所謂靜者無所感而不動而本然之善
庶乎其不昧也或者之大指殆不過此是不知其
言之蔽也何者天下無性外之物體物而不可遺
者性之德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性非外物
而自為性物非外性而自為物知乎此然後知吾
性之道而無外斯道之全而不偏所謂內外合而
動靜一者也夫以性與物觀之人見其有內外之

異也以性之已發未發觀之人見其有動靜之分
也惟自知道者言之則內外動靜無非一理蓋其
靜而未發退藏於密者所以為曲成萬物之體及
夫感物而動可與酬酢者所以為成性存存之用
此豈非吾性之大而無外斯道之全而不偏所謂
內外合而動靜一者歟今或者但見夫人生而靜
則以為天之性也善之本也乃欲深藏而固蔽之
見夫物誘而動則以為性之欲也物之害也乃欲

扞格而屏禦之是性自性而物自物也苟若是則
吾性狹而有外斯道偏而不全内外不合而動靜
不一矣或者之知由不足以及此是以貴性而賤
物樂言靜而惡言動也貴性故樂言靜賤物故惡
言動然使性而不諛乎物則吾之神妙萬物者反
局促格槁而淪於一物安見性之貴也使物而無
與於性則凡物之可以利用崇德者莫不乖忤抵
冒與吾為敵亦奚取於賤物也哉是雖異端之學

而薄者則物誘害之也淺氣之蔽而厚者則物誘
害之也深以是較其內外多寡先後輕重之辨則
二者之害氣質為甚今其言專責於物誘之害而
不及夫氣質之不美是但知身之苛痒而不睹乎
腹心之疾也亦可見其察理之疏矣然其失不唯
是也且人之蕩其情而鑿其性者固由於外物誘
之也然外物得而誘之者又由其不能操存此心
故一感於物即引之而已矣此念日發尚不知察

由是本心偷則自行而繫累於物者愈重外物攻之者衆而陷溺其心者愈深反覆循環日益膠固於是私欲滋蔓而性善亡矣若乃反求其本將外物誘之罪耶抑此心自放之罪耶蓋較然可知矣使能先持其志動靜有養當其未與物接則純乎清明之體而存養密及其外物之來則察夫理欲之際而趨舍嚴夫如是則雖外物相代乎前而吾心未始有變也尚何患夫感物而動遂至於物至

而人化物也哉故苟能操心則雖動而未嘗不善不知操之則雖靜而善不可保也蓋心不知操雖曰無事之時而其中已昏憤紛亂坐馳於外矣又何待迫於外物而後始為不善哉由是觀之則人之失其性而為不善者其根本之害皆作於其心安得歸罪於外物必一切扞去之為快也若如或者之說則不惟使人昧於本原而不知用力之地將徒使人勞於禦物而不免有過之歸矣或者之

言近世有惑之者故不可不辯

書戰國策後

予觀戰國之士凡其所言富國強兵縱橫之術皆乘諸侯欲利之心然後廼得行其說則以當時生民之禍不惟策士有其罪而諸侯蓋罪之首也鄉使諸侯無欲利之心則小人之術烏得而中之後之議者第知詆策士之邪說而不知責諸侯之欲利其論固已踈矣廼知孟子何必曰利之言蓋拔

本塞原之論也

策問二首

問我朝貢舉之法黜詞賦而用經術蓋自宋儒之後經術之學益以大明於是二帝三王之設施孔孟之論議前代之士間有未之聞者而况今之學者既皆誦而習之宜若可以興教化而得賢才也然而士習益媮有甚於昔之攻詞賦者其故何耶又嘗竊謂今日程試之文則辭非已出而因陋

就簡不知其膚淺也義理非自得而雜真失正不知其悖謬也有司藉此取士朝廷緣此命官豈猥瑣之文廼可以得博洽之材歟抑士之所負之材固有出於所言之外歟昔人有云若謂此科嘗多得材自緣仕進別無他路今之科階有似之否歟一代之法不敢輒議若因今之法參古之制使士務有益之學朝獲有用之材殆必有榮焉茲有司之所欲聞也

問宋儒謂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且以為莫善焉者古已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其所謂善與不善焉者可得聞其詳耶今國家取士用人任官之制酌於前代其初未為不善然行之既久不免有偏而不振者竊意識治者處此必將隨時變易師古人之意以救今日之弊庶乎其可也或者又謂不當泥古且憚於輕變法令今夫徒知慕古而不

大寧齋 卷十
知其不可行固為執滯之見若惟今之是遂謂終不可損益者則亦苟且因循之習耳茲欲略倣古法而不至駭今之俗以求取士用人任官之得其効其何術而可願究言之以觀用世之學

論詩

孟浩然王摩詰韋應物詩有冲淡蕭散之趣在唐人中可謂絕倫五言律詩當以三家為法不必廣學若復多愛反累其體制不如無也

太白五言律多類浩然子美雖有氣骨不足貴也李嶠汾陰行吾所最愛

謝靈運曰左太冲潘安仁詩古今無比余謂太冲詩真古今之絕倡黃門遠所不逮疑謝過許右丞對偶精巧猶是初唐格調但自然處不同耳

枕籀騷選死生李杜自詞人言之則可自儒者言之不已陋乎

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王孟韋柳

抑其次也。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
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可謂清遠兼之矣。

陸士衡詩弘博繁富。張茂先謂之大材。信矣。至於
清遠秀麗。則不及康樂遠甚。

論詩當以神韻為勝。而才學次之。陸不如謝。正在
此耳。

